

商海弄潮

成都玉林小区是成都最早的市井生活缩影。对很多人来说，玉林路是一曲始终萦绕于耳畔的民谣。在玉林西路生活了多年的赵雷，弹唱的《成都》，让玉林路在一夜之间火遍全国，成为新的旅游观光打卡地。赵雷歌词里的玉林路，其实指的是玉林片区，玉林的活力和魅力，正由这些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街巷带来。“人们拥抱它，游客寻找它，文人迷恋它，专业人士赞美它，在我看来，再没有比玉林更适合作为成都城市名片的地方，这不是规划的有意为之，而是城市的无心之举。”（萨布丽娜：《何处是玉林》）

自上世纪80年代始，一些国营单位开始在玉林片区兴建职工宿舍，这些宿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七层砖混结构建筑，“在这样的家属院儿里住着，抬脚就是便利，朋友和熟人就在不远处的一墙之外，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楼下小店铺的几乎都是常客，买包盐都可以站着聊半天；花园里推着孩子的老人在太阳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长里短”，这里处处都是温暖舒适的人间烟火气，先锋时尚的文化气息。就像刘家琨在《玉林颂》里说的，“玉林酒吧众多，时尚小店林立，日常生活便利，夜生活丰富多彩，成名多年的艺术家和最年轻的创业者往来出没，如果要类比的话，这个社区对成都而言相当于苏荷区之于纽约。”对成都生活节奏的人来说或许看不到其文艺外表，真正熟悉玉林西路的文艺青年才更清楚这里曾经辉煌的过往。

玉林西路是一片先锋艺术的策源地和根据地。玉林片区的沙子堰，曾经走出一批誉满全球的当代艺术家，以画面和色彩影响了当代画坛；世界各地的建筑设计师，不断来到这里，将新的设计理念融入现代商业大厦，塑造了成都高新区国际化的城市风貌；从玉林西路飘出的音符，数度唱响全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贫瘠到沃野，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

早在1996年，成都玉林就开始进入当代先锋艺术家的视野。这一年，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其作品《春风已经苏醒》引起广泛关注的艺术家何多苓，想在成都街头寻找一个栖息地。他走过纵横交错的道路，穿梭在高低错落的楼房，最终选择在成都高新区玉林片区沙子堰小区。小区几处50平方米左右的大空间，满足了



小酒馆沉醉的先锋性

李永才（四川）

他的要求。谁也没料到，他的到来会为成都当代艺术带来些什么。那时候的玉林还是成都的郊区，只有几幢已建成的居民楼，一片绵延的菜地，甚至连个像样的饭馆都没有，但这恰恰是艺术家们喜欢的地方。何多苓的到来，吸引了另一位年轻的当代先锋艺术家周春芽。与周春芽一起来的，还有一只叫“黑根”的德国牧羊犬，正是这只狗，激发周春芽创作出了名噪一时的系列作品《绿狗》。这些作品成为他艺术生涯上的一次“先锋”尝试，也是其“先锋艺术”最鲜明的符号。就在艺术家们为拥有个人画室欣喜之时，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在“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上展出，这是世界美术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家庭合影”的作品，张晓刚和中国当代艺术因此进入国际舞台并获得无数荣誉。两年后，艺术家张晓刚回国，也选择落脚在玉林沙子堰。

1997年，这些归隐于玉林的艺术家们，偶然发现一家正欲转让的酒吧，张晓刚就出资把它接了下来，对于这个将成为公共客厅的地方，艺术家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名字是沈晓彤取的，LOGO是邱黯雄画的，设计是刘家琨做的。自此玉林西路小酒馆成了一个群贤毕至的艺术家文场，几乎汇聚了所有你能想到的四川艺术家。每个夜晚，艺术家们窝在小酒馆喝酒聊天，灵感的火花在这个不大的空间不时迸发。可以说，“小酒馆”时期，正是他们艺术水平与精湛的黄金时期。除了玉林小区的常客们，小酒馆也聚集了南来北往的艺

家，上个世纪到过成都的当代艺术家，几乎都来过这里。小酒馆的建成，让成都的艺术家们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以艺术之名聊百味人生，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青葱岁月。1998年5月8日，玉林西路的另一个文化地标，“白夜”酒吧诞生。知名女诗人翟永明创办的白夜，由著名建筑师刘家琨设计，是成都市最早的酒吧之一。在众人的记忆里，作为一家酒吧，但却有着“先锋”的雅事。在酒吧朗诵诗歌、放纪录片、做新书发布，甚至还办画展。由于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使得这间小小的酒吧成为成都知名的文化沙龙，全国不少知名文人如苏童、毕飞宇、贾樟柯、朱哲琴等都曾是白夜的座上宾。成都及外地的诗人们常聚白夜，写诗酒吧。那是诗人翟永明的白夜，也是成都文化人的白夜。

在绘画与文学艺术形态之下，先锋音乐作为先锋艺术的一种潮流，在那时的玉林方兴未艾。1998年，音乐开始进入小酒馆的视野。2000年，小酒馆迎来了第一支外国乐队演出，其影响力也步入了新阶段。就在这一时期，小酒馆凭着一己之力，扶持当时最具先锋性的音乐人，帮助他们出版了不少音乐作品，并为摇滚乐队提供舞台。这些作品，通过小酒馆，被更多人熟悉，让这里最终成为先锋音乐的摇篮。以活跃于小酒馆和与马丘比丘咖啡馆的音乐人为代表的成都民谣乐队，早早地走在了中国独立音乐的前面。一张张留存的音乐作品小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也真实地见证了玉林发展的浪漫主义历程。

锦里诗苑

秋天，清凉的江湖（组诗）

罗琼（广东）

入秋

夏天那么漫长
秋天刚到来时人们没有察觉
（越来越多的东西在消失或相互代替）

蝉鸣掉进了水里
小浪花起伏如稻穗
傍晚，风掠过屋脊
炊烟带着新谷的味道

莲，献出果实时裸露着身子
它的幽香与妙曼
留给了流水
两只野猫化敌为友
黑夜到来之前停止了追逐

入秋了
一个中年女人剪去长发
她别着一枚黑色的发夹
仿佛刚刚结束一场恋爱

白露，偶遇一只死去的蝴蝶

那时，我看见
过往的风只有一小缕
吹不走躺在角落里的蝴蝶
它触角卷曲，黑色的翅带着幽蓝

我不知它何时死，亦不知它因何而死

它的身体为什么
仍如飞翔时那么软
天刚刚亮
就有人告诉我，白露到了，天要凉了

秋天说到就到

太阳隐进了地平线
天微凉，暮微凉
红男绿女放浪形骸
游戏在这城市之间
居然安之若素

是夜，是这即将到来的黑暗

掩饰太多的丑恶
还是生活的真相本来如此
秋天说到就到
我已无暇顾及

初秋的这个黄昏
于喧闹的马路上
我捡拾了一只死亡的蝉
装进口袋
加快了离开的步伐

一个人的秋天

一些事情的到来只是程序
省略前言后记
拐角处的风就是开场白
它稍一忽闪
秋天的爱情便一目了然

阳光的爱子暴露了你的慌乱
伴着寒意向开始的某些情感
往往先天不足
亲爱的，你需要重新进入角色

过一个人的秋天
你可以选择黄叶、清风、寒露
甚至暮色中一些轻薄的

无非

舞台已拉开帷幕
主角却没有上场
正如秋天已经开始
你却迟迟未来
既然脚步赶不上节气的变化
既然决定相忘于江湖
那就请转身离去

这个秋天
无非稻黄熟
无非风吹叶落
无非是重复的对错与悲喜
而那些流传的疼与痛
就请交给一只蝉的鸣叫吧
在将息未息的哀叹中
期待下一个轮回

山水同在（组诗）

何英（四川）

山水

山起伏，水跌宕。
一个人的江湖，解水读山

冒出芽的乡村，眉清目秀
我的次次隐痛总与劳作作为伍
今起雨凉，昨宿寒湿
骨头比我，懂节气

我和牛，合力抗击着时间
惊蛰过，清明至
逝者化泥，草木拔节
我左手牵缰绳
右手养谷物养文字

层层叠叠的梯田，眼波流转
我的青葱岁月，齐蹶再及膝

山重水复，山穷水尽，山高水长
山水总相连。

往昔

五月插秧苗。六月听蛙鸣
有秀色有梵音的村庄，远山似黛

乡间更替，宛转之声
今与昨，既异且同。原野绿了
又彩了

古风新韵

赤壁八景

陈泉幸（湖北）

赤壁胜迹

渔樵惟忘悠悠，浪急滩头几度秋。
石刻摩崖雄气在，凤雏古建碧云收。
石霞依旧流天宇，绿树环峰响九州。
仰首苍穹新赤壁，钓沉往事盛心头。

菀川汤池

盈盈热气遍身通，仰望苍穹月似弓。
雨霖新都千树碧，云开古邑万园红。
纺城毓秀泉流暖，圣地襟怀雾气融。
惬意人居居此境，黄庭不读白仙翁。

葛山樱谷

轻车一路看春芳，山鸟簷林唱景光。
花海涌潮歌壮丽，瀑流直泻韵悠扬。
道家文化遗址在，抱朴修真正气彰。
景色怡人说不尽，归家研墨赏竹乡。

茶道源头

茶马源头数百年，藏蒙欧亚纵横连。
大川通畅行舟旅，山径蜿蜒绕雪莲。
藏家茶庄川字冠，蕴香嘉木雪峰峰。
明清街道多商贸，碧叶融情万客圆。

石城塔影

陆水滔滔逝水匆，峨石宝塔映波中。
层檐舒展烟霞雨，叠角飞翘旭日升。
古建筑苑昭伟业，塔尖历历势恢宏。
三国赤壁春秋绕，见证繁华总不同。

随阳竹海

峰岚峭翠碧波扬，竹海随风入莽苍。
春雨潇潇飘古径，雾迷密密笼新篁。
山花怒放鸣山鸟，泉水叮咚泻野芳。
感谢祖宗居此地，结庐人境乐仙乡。

陆水烟波

赤壁家园陆水娇，碧天若洗景光韶。
春生绿柳如烟霞，秋看红枫似火烧。
鸟语悠扬花竞秀，湖波潋滟客船摇。
一方宝镜齐天照，身在湖山远望眺。

十里纺城

十里春风绕纺城，山环水绕物华清。
桃花岸里藏莺语，桂树岸边沐月明。
织女巧描新锦绣，赤诚改革向鹏程。
明珠竹海添伴侣，长住桃源乐养生。

安和第一桥

张学东（四川）

张葛维汉在川南山岭间行走时自己拍摄的照片。

这张一百多年前拍摄的已显灰黄的黑白照片，主景是山岭溪河瀑布上横跨的一座石墩桥，桥面上站立着几个留长辫、穿长衫的清朝老百姓，他们正怡然自得地面向镜头方向，显然和拍摄者有某种神情的交流。从照片中山岭的地貌、石桥石墩的形状、溪河瀑布的流向以及周围田亩和河坎的地形地貌来看，经过与现在安和第一桥的形状作真比，人们惊讶地发现，照片中反映的场景和石桥，当属胜天镇安和村第一桥无疑。

葛维汉博士是一位博学的牧师，曾经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曾在华西教授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 and 比较宗教学，他还是震惊中外的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葛维汉的人生轨迹得知，他虽说是个传教士，但更像是个民俗学家和考古专家，他多次到苗寨收集苗族歌谣和传说故事700多个，将其中659个译成英文，发表了《川苗的歌唱和故事》，由史密斯索尼学院于1954年出版。他尤其对神秘消失的白（樊）人具有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川南的白（樊）人坟》科研文章。

安和第一桥，有幸见证了一个博学多才而不畏艰险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大西南偏僻山区的科学考察经历。遥想一百多年前那个风和日丽的时光，葛维汉一行路过安和第一桥，发现此处风景优美，而第一桥的独特名字，更让他充满浓厚兴趣，情不自禁拍照留念。



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葛维汉拍摄的高县胜天镇安和村第一桥

犹如当年葛维汉站在石桥之上，充满好奇的目光上下左右察看高峻的山岭和开阔的山谷。此时，我也站在这座古老的石桥上，聆听着桥下流水的哗哗声和不远处一挂瀑布的喧腾声，目光盯着凝着于桥的另一段延伸的一条断断续续的青石板路，绕过几块梯田，向树林掩映着的一道峡谷口蜿蜒而入。

从安和第一桥出发，沿着蜿蜒的古道一路下行进入黄河口峡谷，你便穿行在青山叠嶂之间，荫翳蔽日，满目苍翠。两列青山蜿蜒狭峙，如并伸着的两只手臂，环抱着这葱翠怡人的一谷幽碧清凉。从草覆没，古道寂寞。一种苍凉的意韵，从你脚踏青石板古道上发出的一声声沉闷的足音里悠然升腾，缭绕在整个空阔寂静的峡谷内，似乎有不绝如缕的赶早吆喝声、人马来畜声、长途叹息声，从历史深处激荡回响。沿途，你会看到昔日羁旅行商之人在古道上遗留下的

履痕，一枚硕大的天然“王印”巨石，印把触地，印面朝上，似在对这方奇特幽美的山水盖上无字天书的感喟么？

出了黄河口，地势豁然开朗，良田万顷，农房集聚，一片平坦地区的繁荣景象。一问农人，我颇感惊讶，竟然进入了长江边李庄镇的辖地了。李庄镇位于长江南岸的李庄坝。我瞬间联想到：从古戎州经南广、李庄坝进入红岩山区那逶迤上千年的沧桑古道，应该是踏上五尺道、南丝绸之路漫漫征途的一条便捷的陆上通道了。

站在辽阔平坦的李庄坝上，回望巍峨耸峙的红岩山，凹陷深幽的黄河口，我恍然间看到，一百多年前，年轻博学的美国传教士葛维汉在向导的带领下，从戎州城出发，顺江而下，来到红岩山下，穿过绕山的田亩，进入了溪流潺潺、植被丰茂的黄河口峡谷，沿着千百年来羁旅行商走过的青石板古道，向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一路跋涉而去。

家国之思话海棠

艳无比。由当时身在台北的张大千托其女于1982年底转赠给了成都的张采芹先生，该画作表达了张大千对于四川故乡和故人们的思念之情，正如画中题诗：“锦绣果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卅年家国忧欢乐，画里应嗟我白头。”

余光中与海棠花

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以乡愁为题的诗作有60首，中学课本上的《乡愁》，饱含了家国天下的柔情。而另外一首《乡愁四韵》，可与李白的静夜思，并列古今乡愁第一诗，罗大佑将这首编成歌曲后被广为传唱：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瓢海棠红啊海棠红/一样



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瓢海棠红啊海棠红……还有一首《海棠纹身》，写祖国是胸口上的“海棠纹身”……那海棠究竟是外仿还是内仿/再分不清。海棠，更是飘零在外的游子的家国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七）

张大千与海棠花

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作为国画大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喜爱梅花、荷花、海棠等传统的花卉，尤擅花鸟。徐悲鸿曾赞张大千画的海棠和荷花是“前无古人”。

1958年，张大千60岁，他的一幅写意《秋海棠》画作，惊诧当时纽约的世界现代艺术博览会，并获得金奖，而张大千也因此获得公认的“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的称号！

晚年张大千最具代表性的画作是《海棠春睡图》。《海棠春睡图》以贴梗海棠为主题，色泽艳丽，形态婀娜多姿，娇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11期